

# 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叙事及其价值归依

胡孝根

(浙江大学中文系,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与希腊传统神话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柏拉图在他的神话叙事中融入了大量哲学问题, 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 寓含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 并对其思想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话中, 神话思维和理性思维相互补充、相互依赖, 共同描绘出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图景, 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 柏拉图; 神话话语; 哲学话语; 话语转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604-05

## 一、神话在柏拉图对话中的运用及其与希腊传统神话的区别

柏拉图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神话的大量运用。神话渗透到柏拉图哲学思想中, 构成了柏拉图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 把神话从柏拉图对话中抽离出来, 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力和思想力必然会大大减弱, 柏拉图哲学的产生过程即令人信服地佐证了这一点。因而, 神话必然成为我们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 我们会获得对柏拉图新的认识和启示。正如卡西尔所言: “柏拉图感受到了神话的全部魅力,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想象, 这种想象促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话作者之一。因此, 我们若不了解柏拉图神话, 也就无法了解柏拉图哲学。”<sup>[1]</sup>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中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但遗憾的是, 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中的意义和地位一直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人们常常戴着有色眼镜, 偏执于理性主义的视角, 把柏拉图的神话和神秘主义混为一谈, 对柏拉图哲学中的神话因素要么避而不谈, 要么不加分析地横加指责。如斯塔斯就认为: “在柏拉图的对话集里, 无论什么处所, 我们只要看见神话, 大概就找到了他的体系的一个弱点。”<sup>[2](134~135)</sup>

为什么人们对柏拉图的神话有如此之深的误解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柏拉图的神话没有一个理性

的认识, 把它和希腊传统神话相混淆。柏拉图的神话无疑深受希腊传统神话的影响, 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它们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它们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 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水平。希腊传统神话产生于人类童年时期, 当时的人类尽管形象思维能力极其活跃, 但抽象思维能力极不发达, 因而, 它只是人类的一种无意识的虚构产物, 而不是人类有意识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尽管它包含着一定的理性因素, 是希腊哲学的萌芽, 但总体而言还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sup>[3]</sup>。因而, 希腊传统神话的最重要特征是, 它是人类不自觉、无意识加工而成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它和柏拉图神话相区别。希腊思想发展到柏拉图时代, 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 这是从神话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过渡。柏拉图高举理性的旗帜, 把人从动物状态中解放出来, 把人从愚昧无知中拯救出来, 教导人们热爱智慧、追求真理, 告诫人们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柏拉图无疑是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 他的逻辑思辨能力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叹服。因而, 柏拉图的神话是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而创造出来的。换言之, 柏拉图的神话不是柏拉图不自觉、无意识加工而成的, 而是建基于理性自觉之上的, 是对希腊传统神话积极改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 他的神话已大大超越了希腊传统神话, 是一种理性神话, 而希腊传统神话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收稿日期: 2007-10-23; 修回日期: 2008-09-17

作者简介: 胡孝根(1974-), 男, 安徽桐城人,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古典诗学。

后已一去不复返了。柏拉图的神话，不再是向人讲故事，以供人消遣，也不是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等神秘力量的恐惧，以教导人类屈服于这一力量，而是将他的哲学思想、生活理想、价值观念等融入神话之中，使其成为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和至善人生的思考。因而，柏拉图的神话，与其说是对古希腊神话的一种复现，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超越。

鉴于此，李咏吟将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称为“类神话”，以和传统神话相区别，指出柏拉图对话中尽管有大量神话故事，但已和传统的希腊神话大为不同了。柏拉图在神话中融入了大量哲学问题，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并对其思想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神话性故事有的采用了希腊古典神话的结构，有的则是柏拉图自己的创作，其目的是为了阐明他的原创性思想观念。<sup>[4](422-444)</sup>这也就告诉我们，柏拉图的神话是服从于一定理性目的的，对柏拉图思想的传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发现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否则就会忽视甚至贬低柏拉图神话的功效。如斯塔斯就认为柏拉图“不惯以直接科学的诠释来说明他的意思，而常喜出之以讽喻、寓言和故事，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柏拉图神话。柏拉图就因为太喜欢用神话，以致往往使我们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不知他所说的是直述，还是比譬。不宁唯是，这些神话时常也就表现他的思想自身的缺点”<sup>[2](133)</sup>。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斯塔斯论述中的两个错误：其一，他认为柏拉图不惯以直接科学的诠释来说明他的意思，这是不符合柏拉图思想实际的。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对话方法，通过提问与反驳来揭露对方观点中的错误之处，藉以探索真理，并在对话中熟练运用辩证法以加强逻辑论证的力量，对后来西方逻辑中心论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在他的对话中，处处都显示出一种理性的力量，而只有在理性所不能论及之处，他才求诸神话；其二，他认为柏拉图太喜欢用神话，以致往往使我们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在这里他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其实，并不是因为柏拉图运用神话而使我们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而是因为单凭理性的探索不足以穷尽真理，也不足以让听众理解并接受其真实意图，所以柏拉图才运用神话论证，以期其思想更加易于让人们接受。如他的厄罗斯神话、灵魂马车、洞穴喻等，无不深化了我们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可以说，正是借助这些神话，柏拉图的哲学才变得不那么深奥莫测，才能邀请普通读者和他一道在神性论、物性论、人性论领域分享智慧的果实和思辨的

乐趣。

当然，柏拉图神话和希腊传统神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在上文中重点强调了二者的区别，因为只有将它们相区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柏拉图神话创作的深层动机，才能领会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否则难免会作出错误判断，将其视为柏拉图哲学体系的缺陷。

## 二、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及功能

神话在柏拉图对话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其庞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掘其神话的意蕴及其背后深藏的东西，我们才能走进柏拉图的世界。如果只注重对柏拉图哲学体系和抽象概念的分析论证，那么我们见到的就是一个枯燥的、缺乏生气的柏拉图，也就不是真正的柏拉图。表面上柏拉图或他作品中的苏格拉底总是在冷静而又不厌其烦地寻求着一个个艰深的定义，而事实是他始终在表达着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之情，并执著地指引人们通往幸福之途。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触及柏拉图思想和灵魂的深处。“要知道，认识一位美学家，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把他看成为曾经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活生生的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概念或命题，都只是他全部生活、思想与情趣的或明或暗的闪光。”<sup>[5]</sup>而长期以来，我们在柏拉图哲学研究中，恰恰只强调了他所提出的一个个概念或命题，而对他哲学中活生生的东西如神话等因素重视不够，因而，我们必须转换视角，挣脱理性至上观的束缚，重新评估柏拉图神话的意义。

第一，柏拉图神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极大地推动了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传播。在柏拉图时代，神话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是我们后人所能想像的。没有了神话，希腊人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就好比不再是希腊人，不再以希腊方式生活。因而，神话在古希腊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得以运用和展现，“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神话是没有界限的，它无处不在。神话对他的思想而言就像空气和阳光对他的生命一样重要。”<sup>[6]</sup>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得到见证：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而他的死刑的执行却延期了一个月，为何？这里就有一个神话的背景。雅典王子塞色乌斯为救民于灾难之中，自愿进入克里特岛迷宫中去消灭怪兽。而雅典人向阿波罗神许诺，若王子等人平安归来，

那么雅典每年将派人朝圣。并且规定,在船出航至返回雅典这段时间内不允许执行死刑以保持城邦洁净。这便是苏格拉底死刑延期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更加直接感受到,在希腊城邦中,神话对希腊人的深远影响,甚至连法律的执行、政治的运转都要受神话的限制。因而,柏拉图在对话中大量运用神话这一艺术形式,是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它和古希腊文化传统息息相通,柏拉图运用神话这一形式,正是借助传统的力量来推动其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

第二,柏拉图的神话具有丰富的理性因素,有力地增强了逻辑论证的力量。柏拉图深知人的理性不是没有缺陷的,单凭 logos,人不能认识一切。在许多领域,人还需要借助神话即 mythos 的帮助,才能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有了神话,不可言说的变得可以言说,难以言说的变得易于言说。这也是柏拉图在对话中大量运用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柏拉图对神话的运用不是局限于某一部对话作品中,也不是仅限于其创作的某一个阶段,而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全过程。在其早期对话如《普罗泰戈拉斯篇》《高尔吉亚篇》等作品中就有神话的运用,而在其中后期作品中,神话的内容更是俯拾皆是,如《理想国》《会饮篇》《斐德诺篇》《斐多篇》《蒂迈欧篇》《法律篇》等作品处处弥漫着神话的气息。如果说在其早期作品中柏拉图采用神话的形式,是其思想不成熟的表现,那么,在其思想成熟时期他仍旧惯用神话,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也许只有抛弃对神话的偏见,我们才能发现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中确有理性的成分。对此,柏拉图是深信不疑的,他在《高尔吉亚篇》中写道:“把你的耳朵竖起来,注意听,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我想你会把它当作虚构,但我会把它当作事实,因为我确实把将要告诉你的话当作真理。”<sup>[7]</sup>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真理并不是单靠人的理性所能企及的,人的理性是有着巨大局限性的,它还需要借助大量的非理性力量,诸如神话故事等来共同探索。而且,神话故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具有启发人的心智的功能。在《蒂迈欧篇》中,当克里底亚问苏格拉底:“现在请你考虑这个故事是否适用于我们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应当寻找别的故事来替代它。”而苏格拉底则毫不犹豫地反问道:“你讲的这个故事对目前正在举行的女神节日来说非常自然和适宜,并且它是事实而不是虚构,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比它更好的故事呢?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故事,我们该如何,或到哪里去寻找别的故事?”神话故事虽然有其虚构的一面,但更有其真实的一面,它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表达深

刻的道理,更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具有“纯哲学”不可企及的功效。所以,“所有讨论最大的难处是找一个与我们的目的相适应的故事,而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讨论了”<sup>[8]</sup>。这些都恰恰说明了柏拉图对神话的态度,他努力实现故事与哲学的深层融通,而这是很难的,但很重要。所以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作品中,往往是逻辑论证和神话故事交替进行,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着对话的深入展开。神话在柏拉图哲学中不是真理探索的绊脚石,而就是真理本身,是真理的另一种表达。因而,当其 logos 论证即将结束时,mythos 随之接上,二者共同支撑了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框架。例如,在《美诺篇》中,当“美诺悖论”抛出后,而理性论证又感到无力时,苏格拉底则适时提出“回忆说”加以论证。同样,在《斐多篇》《会饮篇》和《理想国》等对话中,柏拉图都创作大量神话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想”。因此,神话与辩证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当神话指出了理性论证的最终出路,理性论证才有下结论的最后可能<sup>[9]</sup>。

第三,柏拉图的神话寓含着道德判断,肩负着教化功能。柏拉图的哲学说到底就是促进人灵魂的改善,指引人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苏格拉底穷其一生,走街串巷,旨在劝导人们照料好自己的心魂,要节制,而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因而,柏拉图的哲学是建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道德哲学。但以为仅靠正面的道德宣传和教导,就能使人走上向善的道路,那实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苏格拉底后被雅典当局以败坏青年罪而处以极刑,就是对这一理性教育方式的最大反讽。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按理说,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才具有合法性。但人毕竟只是个人,理性还不足以使他从容地面对人生的一切选择。理性的力量虽然无穷,但它毕竟有其限度。它在促进人的灵魂的上升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或者说,“只有少数人能够借助对话者的理智力量达到这个高度,多数人则需要借助神话的翅膀飞上这座高峰”<sup>[10]</sup>。柏拉图深知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而理性的说教在现实中又往往不能奏效,因而,他又重新举行神话的大旗,以引导人们向善。但柏拉图的神话是建立在对传统神话批判基础上的,在《理想国》中,他对传统神话进行了彻底清洗,呼唤以新神代替旧神,因为旧神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讲道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因而,传统神话对人的道德培养起着败坏作用。而经过柏拉图改造过的新神则是道德的化身,永远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在这里,人的弱小和神的伟岸形成

鲜明反差。人不是神，人只有以神为榜样，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不仅如此，柏拉图还在神话中极力描述人类的完美之境，指出那是恪守道德原则的人死后的归宿，因而，富含劝善的功能。例如，他在《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都创造了关于末日审判的神话，指出人生如同一场赛跑，此生只是其中一段路程，要想在人生的全过程都跑得好，必须在此生照料好自己的灵魂，做一个正义的人，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无尽的惩罚和折磨。灵魂在柏拉图哲学和神话中都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柏拉图的神话世界中，人和人之间也构成了一种等级制关系。但这种等级制和现实世界的等级制有着重大区别，现实世界中的等级制是以财富、权势为划分依据的，而在神话中，柏拉图则以灵魂的纯净程度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在这种等级制中，人只有完善自己的灵魂，摆脱灵魂的恶，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和肯定，否则等待自己的将是惩罚和治疗。柏拉图神话中的等级制和现实世界中的等级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现实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和握有重权的人，如僭主、暴君等，在另一个世界往往要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重新做人。应该说，柏拉图以灵魂的完善程度来构建人间秩序，对现实人生具有重大指引和召唤作用，激起了人们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和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

### 三、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叙事与人类精神世界图景的呈现

柏拉图对话中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一是哲学话语系统，亦称理性话语系统；二是诗歌话语系统，亦称神学话语系统。柏拉图在哲学讨论中常常交替采用这两种话语系统，以推进对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柏拉图对话中，我们常常看到，当有些重要的话题讨论到一定的阶段，以辩证与分析为特色的哲学话语形式，会戏剧般地转向以神话和比喻为要素的诗歌话语形式。王柯平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话语转向”，并认为这种话语转向是柏拉图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它对增强哲学论证的说服力有着重要价值<sup>[1]</sup>，应该说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但学界对柏拉图哲学论证中的“话语转向”往往持异议态度，认为这是柏拉图思维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如范明生认为：“即使像柏拉图那样的抽象逻辑思维已那样高度发达的哲学家，他的许多重要对话依然有浓厚的神话思维特征。这一方面固然和他的诗人气质和才华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尚未摆脱神话思维的束缚。”<sup>[12]</sup>难道神话思维和抽象思维水

火不相容，人类抽象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神话思维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吗？如此，岂不大大简化了人类认识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断地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但这种过渡不是一种思维替代另一种思维，而且这两种思维也不存在高低之分，而是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共同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柏拉图神话的重要启示。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的思维系统和精神世界是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化地理解。在人类思维系统中，理性思维是其中一极，而神话思维是另一极。人类不能跳独脚舞，而应两腿并举，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少栽跟头。换言之，神话思维和理性思维是人类的两种重要思维形式，这两种思维形式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在真理的途中走得更远，而就这两种思维本身而言，它们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柏拉图尽管推崇理性，但也深知人的理性不是完美无缺的，单凭人的理性不足以引航人生。柏拉图在理性论证之后，往往是神话的粉墨登场，因为理性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还需要神话论证弥补其不足。同样，神话思维也有其片面性，柏拉图清楚，虽然眼下还不能不依靠神话，但它仍然是缺乏批评力的，所以他希望借助理性的力量消解其神秘的一面。因而，一方面柏拉图推崇理性思维，但又深知其缺陷；另一方面他看到神话思维的不可或缺，但又意识到其不足。柏拉图正是在困惑和徘徊中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两种思维形式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各自优势，才能促进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正如李咏吟所说：“在人类文化史上，这两种思维形式共同构成了思想的动力和文化的创造力。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不能没有非理性思维，同时，也不能缺少理性思维。这两种思维形式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精神格局。”<sup>[4](22)</sup>

第二，神话虽然消亡了，但是神话思维和神话世界观不会消亡。柏拉图的神话至今还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留给后人是一个可供永久栖居的精神家园。但西方文化更多的是沿着柏拉图开辟的逻各斯道路发展下去的，理性至上观始终主导着西方人的思维世界，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神话即 *mythos* 情趣。崇尚理性本没有错，而且它也确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源泉，但我们不能以堵塞另一条路即以牺牲 *mythos* 为代价，任凭理性对非理性的倾轧。若此，我们该在哪里安顿我们的精神家园呢？难怪尼采大声疾呼：“每一种文化只要它失去了神

话,则同时它也将失去其自然的而健康的创造力。只有一种环抱神话的眼界才能统一其文化。只有靠着神话的力量才能将想象的力量及阿波罗的梦幻从紊乱混杂中解救出来。”<sup>[13]</sup>庆幸的是,理性至上观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批判,神话思维和神话世界观的合理价值日益得到人们重视。“人们似乎预见到理性所不可避免的困境,因此,在理性神学取得胜利时,一些艺术家仍主张复兴神话。”<sup>[4](20)</sup>而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的殿堂里也确实崛起了一股向神话回归的思潮,艺术家们又纷纷在神话的世界里尽情享受思辨的快乐,思索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 参考文献:

- [1] 卡西尔. 国家的神话[M]. 范进,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86.
- [2] 斯塔斯. 批评的希腊哲学史[M]. 庆泽彭译. 北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34-135.
- [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13.
- [4] 李咏吟. 原初智慧形态——希腊神学的两大话语系统及其历史转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阎国忠. 古希腊罗马美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1.
- [6] 皮埃尔·格里马尔. 希腊神话[M]. 尚杰, 柏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
- [7] 柏拉图. 高尔吉亚篇[C]//柏拉图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421.
- [8] 柏拉图. 蒂迈欧篇[C]//柏拉图全集(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277-278.
- [9] 徐学庸. 灵魂的奥迪赛——柏拉图的〈斐多篇〉[M]. 台北: 长松文化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166.
- [10] 克吕格. 王制要义[M]. 张映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2.
- [11] 王柯平.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04.
- [12] 范明生. 古希腊罗马美学[C]//蒋孔阳, 朱立元. 西方美学通史(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9.
- [13]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李长俊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74.

## On Plato's mythic narration and its value for his philosophy

HU Xiaog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re some connections of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lato's mythos and the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Plato's mythos are loaded with many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becoming a special way of thought, which are full of serious thoughts about major life issues, 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establishing his philosophy. Mythos and logos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thus forming the man's complicated mind, which can help people know themselves.

**Key Words:** Plato; the discourse of mythos; the discourse of logos; discourse shift

[编辑: 苏慧]